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濟六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藥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長蘆清了禪師

治平渴禪師已上人見錄

齊六

武當佛岩禪師

大乘昇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大陽滿禪師

歸宗明禪師已上人無錄

藥

香山淨目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妙慧居慧光禪師

已上人見錄

妙峯雲禪師

金山堅禪師

天寧珂禪師

龍池預禪師

雙泉月禪師

南嶽龍王禪師已上人無錄

寶峯照禪師法嗣九人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已上人無錄

烏巨如懿禪師

仲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藏主

已上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青原齊禪師

天衣聰禪師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香山尼佛通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九頂慈普禪師

無為義安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天寧誦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大瀉詰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蓮禪師

福嚴真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聲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禾山慧曉禪師

中峯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詰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瀉山雲謁首座

齊榮首座

瀉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瑞峰道宗禪師

昭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侗禪師

雲峯清悟禪師

象耳子真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靈寶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禪林永覺禪師
已三三人見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見錄

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護國月俾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見錄

護國祐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則圓禪師見錄

南禪慧禪師法嗣二人

蕭山法詮禪師

萬壽圓禪師法嗣三人

國清照禪師

慧嚴覺禪師

寶林道芳禪師二人無錄

慶善守隆禪師二人無錄

永懷榮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福昌端禪師法嗣一人

王屋資禪師無錄

天禧永禪師法嗣一人

添上座無錄

鹿門燈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熙禪師無錄

西京居道深禪師法嗣二人

奉聖紹才禪師

妙慧智安禪師俱無錄

大洪守遠禪師法嗣二人

大洪慶顯禪師見錄 荊州公安愍無錄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
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
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
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
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
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
方談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擔不歸矣及至
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
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
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
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
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
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問如何是空劫
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
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
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
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鉗遭罪霞曰未
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
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
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
邪眾聞心服慙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
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

屋塵秋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
閣簾窗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
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
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
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
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
轉琉璃地上堂空刻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
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三乘外寥寥一
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
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辭說禪與諸人
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
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

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行七步目顧四方
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
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
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
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
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鄧曰如何是
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
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
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
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

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
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
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
路轉通身放下剗臺空師曰謾生就父時合
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慙慙

清大

五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慙慙則塵
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
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
打殺無底籃子盛將婦曰入市能長嘯歸家
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
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

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
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
暢去還會麼壁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
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
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
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

越帥趙公令謁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
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願侍僧索筆
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
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波秋水連天擲
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
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雅氏子。遊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淨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郭授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

開命師維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閣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仗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御鉢。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霜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橫。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搬取一轉。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

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
頭一句上堂堂處竟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
得且道是那一個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
邊白醅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
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
僧問三世諸佛向大談裏轉大法輪還端的
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
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
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
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秋在一漚前豈容千
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
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

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和尚
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
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
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
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
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七
密執云漁父捫巢祇歷承當自是平常快活
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
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
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
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
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

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滅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處麼不見得通攝并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處麼不見得通攝并酒美又作舞云見妙汚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銚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文互雙明

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證悟空禪師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郢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它國王水草退一步踏它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然也蕭騷晚籟松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

船子揭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
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
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宵數不留冠
有時愁有時凝非我途中爭得知
廣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
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清六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
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
金風夜柝無影樹峯巖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
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麓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
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積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最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壽如然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咸音已前誰當辯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
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毘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寧竭
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瀾運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服齊開三光洞
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四機方解入鄧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
清六
莫教眼眼顧著認著則空抱線亂言之則語
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鏖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不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瞋睡
賢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閣中之季
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
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惰然子暨成童強
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
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
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潛西
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
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
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眾莫測之乃力
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

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歲名振京師言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律師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筭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微它道那裏是高山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

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踪跡不留應時消散當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定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願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縷絲
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
自幼不群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
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
鬼家活計興不自過遂往寶峯求入室峰曰
宜須斷起滅念向空剎已前掃除玄路不涉
正偏盡却令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教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聞
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
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

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清六
如何是燕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燕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委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見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士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慈悲指示座誨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蓮筒法
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
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
見一人座默然川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
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
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

清六

十二

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照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
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
烈燄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
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
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遂寧府香山居佛通禪師曰誦蓮經有省往
見石門乃曰成都契不得也遂寧契不得也
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
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
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得得法者衆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荷東西山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汙
它染汙它莫欺唧混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第一九六冊

大滄詰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慶州人上堂山僧
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
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
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
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
清大
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
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
寒上堂舉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
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
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
虎兇活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

大海水遙拈拄杖曰不是向人尋伎倆丈夫
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鎗難辨曰我脚何
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
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
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
問龍眠老古雖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
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麼通得一
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實舉不
見依樣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
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
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
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
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
生陷地獄僧因指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
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
至五鼓必齊膺因歸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
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禁林稱為蘭布

棍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達炎
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
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患令左
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遂麾下敬
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
龕怡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
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
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令誅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
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
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為山的子
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
手撮空裝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
拈来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泊合錯
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
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
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樓春雨歇栢
連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真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嚴山上雲
舒卷任胡吞多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蚤侍真如晚居鴻山真如
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
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
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用
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
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清六

十五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豎
著不瞋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讚著不喜僧云
如何是僧師曰剝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
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毘婆尸佛早留心宜
至如今未得妙為什麼如此一切智智清淨
還會麼對驢彈琴不入牛耳俄逢大鴻山未

兩月沐浴淨髮跏趺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
槌竟師曰未白禪已前喚作什麼白槌已後
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麼出來相見問
白槌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槌後又
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
涉如何何是第一句師曰脚下僧云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
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
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多學多知
負能負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已胸
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恩德如斯舉唱笑傍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
漢廢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潭州中峯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
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進前瑞雪落紛
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
前話僧云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
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三莖
二木悉歸師子吼露滴庭莎盡稱無邊妙相
猿啼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
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
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下二
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未者

第一九六冊

可掬

郢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禁林所謂賢達頭
是也真如詰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
穎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詰
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
前過不許衆僧往來後二年遂舉立僧乘拂

清大

十六

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數載法道大
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瀉山目韓其
事妙喜果游興陽時尚及見其肉身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
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麼

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虛空開口喚須彌
聲隱春雷蟄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
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衡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屢僧擬對

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
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事
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
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

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男
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
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
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
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

卷六

十

特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
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剝除積缺曰三寶外還
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幙上堂德山棒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踣跳過青天露
柱菟蟾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曰僧問知師久蘊
囊中寶今日當運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
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紉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
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筌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藍鶯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
彌煮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歷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無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炷墨曰恁
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
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指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善
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峯有何
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
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鉗不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齊六